

老象◎著

离婚中年

宁可与寂寞缠绵

谁能真正做到不惑？
情感悲喜剧正在一幕幕上演！
在微笑中抚摸伤口……

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离婚中年

老象◎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离婚中年 / 老象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80742-647-9

I. 离…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1014 号

离婚中年

老象 / 著

出 版 人	姜钦云
策划编辑	朱光甫
特约策划	符马活 冷 静
责任编辑	贺芳心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印象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编	330006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990mm 1/16 印 张 21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647-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引子	001
第一章 少年心事自难忘	006
第二章 成正果	024
第三章 却思量	038
第四章 声色犬马	058
第五章 拐点话凄惶	077
第六章 俗世风情浑如梦	099
第七章 千机变	118
第八章 官亦商	144
第九章 十年轮回又还乡	163
第十章 红尘笑	184
第十一章 任癫狂	207
第十二章 遥顾无语	228
第十三章 心底遍风霜	250
第十四章 清茶浊酒归何处	271
第十五章 不眠夜	293
第十六章 江湖殇	315

引子

1

我要写一个关于我和伟东的故事。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声息相闻,狼狈为奸。

1993年正月初八,我坐在伟东的车上,由西山市出发,前往东山市参观他的宏伟事业。

开车的是伟东的副手老王,同行的还有个姓林的台商。

林老板看样子已在这一带混过一阵,与伟东及老王熟得不分彼此,一路的多数时间里,都在向他们介绍大陆各地小姐的特色;少数时间则谈如何从进出口业务中偷税漏税,以及投资时怎样骗取政策优惠。对这个老流氓的种种见解,伟东与老王皆表现得钦佩不已,尤其老王,更是随时加以毫不吝惜的赞美:“哎呀!林老板这观念,实在太超前了!”

老王做出这种感慨时的神情,堪称五体投地,令我在旁都不免被其感染。

上车前伟东曾特意叮嘱说:“咱那公司号称是高科技,所以对外都说老王是北山师大物理系毕业的,你可别多嘴给说漏了。”

我白他一眼道:“我有那么棒槌吗?”

他笑道:“这不是生意上的需要吗?要光是为我,你把许菲说得跟我离了婚都没关系。”

我皱眉道:“看来,你跟许菲是真有这方面打算。”

他说:“要搁以前,我是想都不敢想,可这泥人也有个土性子不是!要真把我

逼到没办法，也备不住会往那方面琢磨琢磨。”

我嗤之以鼻道：“你算了吧，真到许菲面前，你立马就变小宠物了，借你个胆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他便叹而不语。

车行大半天后，海滨新城东山在望。伟东手指前方，洋洋得意道：“看见那楼了没有？那就咱们公司，东山市三大建筑之一。”

齐笑。那不过就是一幢四层小楼。

到达后，伟东安排林老板住进宾馆，给我也开了一间。我说我就没必要了，到你宿舍里凑合一下就行。伟东正色道：“那怎么行！晚上在这儿还有活动呢。”

转身出门吃饭。伟东一路对林老板叹息道：“抱歉呀林老板，宾馆的小姐恐怕都回家过年去了，十五前一般回不来。这东山刚建起没几年，现在还光有房子没人，老县城那边更没法看，全是当地老农民。眼下要找小姐，得到离城很远的路边店。”

林老板不在意地笑笑：“算了，内地的小姐，就算大宾馆里的，服务也不行，只会不停地要钱。”

伟东点点头：“还是深圳那边比较敬业。”

“无烟工业呀。”林老板若有所思，“当初台湾有个首富，名字就不说了。他有个合作多年的下属，也算老朋友了。有一回，老板带这个下属一起去红灯区，给他找了个小姐。事后老板问那小姐，先生跟你做了没有？小姐说没有啊。老板回来就对老朋友说，你该退休了。”

一桌人歔歔不已，各有感触。

饭后来到了伟东的办公楼。他这楼里的利用率并不高，每个门上都挂着名称不一的牌子，什么“总工程师”、“总会计师”之类的，但里面多半连张桌子都没有，显得门牌挺夸张。他自己的办公室有百多平方米，摆了些办公桌、书柜、沙发之类的，剩余的地方足够再排开两张乒乓球台。坐在他的老板椅上环顾四周，宛若旷野。

伟东指向窗外，不远处正有一片刚开始打地基的工地。他用巴掌在空中画了个圈，豪迈地说：“今年我打算做点房地产，买了这些楼花里的一部分，升值空间非常大。现在一倒手，就已经能赚很多了。但我当然要坚决拿住！你们说呢？”

我含笑点头，眼前分明就是一条巨龙在腾飞。

林老板来这边主要为看地,据说也打算开发点房产。那么在我判断,该意向倘能落到实处,伟东自然便是首席合作者。

伟东随后亲自开车,带我们来到城外一片山坡前,抬手一挥,再次豪迈发话:“就这片地,林老板你想要多少吧,我跟市长一个电话!”

林老板走到半坡上,朝远处仔细打量,不时还将双手框成镜头状放到眼前,仿佛打算在此地导演一部大戏。伟东在他身后冲我点头道:“台湾人非常重视风水,林老板这方面特内行。”

林老板比画了好大一会儿,才转身冲伟东点点头,煞有介事地说:“问题不大,本地人目前还看不出这里的前景,但在我眼里,十年后的样子就全都活灵活现了。不过今天我没带罗盘,过几天我还要再来看一次,尤其在取地的边界方面,非常关键,多一分少一分,都不好。”

伟东嘴里喷得山响,神色中无限叹服。

晚上少不了喝酒。但喝得不算狠,大概台湾人的偏好也不在酒上。随后,几个人把宾馆上下转了一圈,还真没见到小姐的影子。偶尔碰到个伟东熟悉的领班,对方也只能深表歉意,再三解释道,天太冷,客人本来就少,要到夏天的旅游季节就好了。

但伟东还是要求老王说:“去找找服务员,看有没愿意干的,咱出高价还不行吗?”

老王一脸奸笑,领命而去。

伟东冲林老板一叹,满脸的仁至义尽。林老板则站那儿不置可否,但不加阻拦本身,也就足以表明他的想法。

回头我们仨先在林老板房间里吹了阵牛,半晌后,终于听到房门响。老王探个脑袋进来,冲伟东挤挤眼。伟东马上起身,顺便对我示意一下,我便也随他来到门外。

走廊上还真站了个服务员模样的女孩,样子挺清纯的。伟东听老王在耳边嘀咕几声后,忽然皱皱眉,把我拉到一旁道:“老王说再找不到其他人了,不过这个我看就不错,给那老流氓实在可惜。要不然你先来一把怎么样?老流氓这边我来解释。”

我大惊,连连摆手:“开什么玩笑?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事!”

伟东又说什么他来埋单之类的,我干脆把脑袋晃成了拨浪鼓。他只好哑下

嘴，挺不情愿地冲女孩招招手，推开了林老板房门。

另一个房间里，我和伟东各躺在一张床上。

他仍色心不死，拿着床头电话挨个房间拨号。据他说，这样说不定就能碰上
个深夜寂寞的女客人，聊上一阵，最后便有可能聊到一张床上。

结果，女的倒有，但都是听没两句便挂掉电话，让他挺没面子。最终只好放
弃，但并无失落感，只是念叨说季节不对季节不对，冬天全他妈的性冷淡，这要
夏天的时候，那些空虚女人多了去了。

随后他躺正身子，暂时歇口气。点上支烟，长长吁出一口，似有万千官司。刚
要开口说什么，桌上的大哥大却响了。那家伙是伟东刚配上的，外观浑似一块砖
头，市价两万，在当时乃一种富豪身份的象征。

伟东起身拿起电话，刚接通，便听一阵暴雨般的呵骂倾泻而至，连我在数米
外都听得一清二楚。随后便见伟东不停点头，嘴里连声叫道：“好，好，我混蛋，我
无赖，我不要脸，我不是东西……行了吧？”

如此反复几分钟，终于听话筒里“咔”的一声，通话方告终止。

我在一旁听得发愣。

伟东平静地放回电话，不看我，再次躺到床上，仰天一叹：“唉，都是命啊！”

转而又盯着我说：“全是你造成的。当年要是少给我出点主意，或者出点馊
主意，让我跟她走不到一块儿，也就不会有今天了。嗨，我李伟东，娶谁不好哇！”

我点头认罪，但又说：“真要是那样的话，你体验不着许菲，把我恨到骨头
里，还都是小事，关键你不可能对她忘掉拉倒啊！一定会继续朝思暮想，然后就
看身边谁都不顺眼，拼上老命也得在有生之年跟她圆一回梦。”

他高兴地坐起来：“那也挺好啊！最完美不过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哦，留着当个纯情回忆，没事就翻出这人来想想，有空就
跑大西北去看看，如今通讯也发达了，不存在联系不上的问题。隔两年见一面，
心情激动万分，气氛温馨无比，把过去的每个小细节都回味一番，而把没能结合
的原因都推给社会——阴差阳错呀。然后基本就会激动到床上，这同样彻底消

灭了遗憾。完事之后,穿上衣服各回各家,但平常一空虚了,随时还可以拨个电话……”

“男女间最理想的境界了!”他激动得直拍床铺。

“但也就今天这么说,当年谁要是这么建议你,那不是侮辱了你的纯洁情感?”我说,“再者说了,要是有了想法都不敢去实现,那还是你的风格吗?”

他皱眉苦笑,再次念叨:“都是命啊。”

随后他摆正身子,盘腿坐好,又点上一支烟,一副正经八百的姿态,开始跟我一点点掰扯他和许菲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第一章 少年心事自难忘

3

“其实从根上说吧，这中学时候的男女同学关系就很无聊，没必要作什么进一步的发展！”伟东首先断言，“你说世界那么大，各具特色的女孩那么多，还非要从老同学里找，不是有病吗？”

“别一概而论，就人家那些青梅竹马的，好多不也都一直挺幸福？”我表示异议。

“那不一样。”他摇头道，“青梅竹马是一点邪念没有，根就扎得正；而中学同学之间，那可是阶级斗争啊。”

我便看着他笑，明白他的历史性郁闷所在。

上世纪七十年代，伟东读中学，跟许菲同班。

西山这地方有矿，属南方比较多见的资源丰富地区。伟东家住郊区，父亲是矿工，孩子们却随母亲是农村户口。许菲家则住矿业局机关大院，老爸是科长。若单从这方面看，伟东实在寒碜得厉害，完全不值得让许菲放到眼里。

但伟东另有实力，否则也不会令他敢对许菲产生想法。他会游泳，全市少年冠军；他还有点“姿色”，这倒不是他情愿的，而是别人都看他像影星于洋。那年头尚未恢复高考，能占这两样，已足够使他成为许多女孩的偶像。

当时的伟东，常骑辆自行车，穿身运动服，背后印着大大的号码，跟一群体育棒子们一起，呼啸着掠过西山街头。那种时刻，路边便会有女孩抬头目送着他，满眼若有所思。

在那些若有所思的眼睛里,或许就包括许菲的,只是伟东从没听她承认过。所以,伟东还是宁可认为,是自己先注意上的许菲。

许菲是班里的文艺委员,每天飘逸来去,举止言谈中带点异域风情,有种俯瞰一切的气质。在伟东眼里,完全就是一只白天鹅。

像许菲这种机关里长大的女孩,大致有这样的特点:天生漂亮的固然少(跟别处一样),但很干瘪或营养不良的也基本不会有(这就跟百姓家庭出来的拉开了距离),毕竟伙食标准在那摆着呢,又不会像现在的孩子营养不均衡,长成胖子或豆芽菜。所以随便拉出来一个,最起码都水灵苗壮,见多识广,外带随父母走南闯北,张嘴都一口普通话,轻易便可在气质上压倒本地孩子。

而许菲身上,似乎还更多着一种飒爽劲。当她看你的时候,一双杏核眼亮若水晶,显得整个人都那么洒脱利落。由此所导致的结果,别人怎样不知道,反正伟东是常常辗转难眠。

难眠的结果,是心里开始闹鬼,见了许菲便手脚不自在。有一次,伟东正在游泳池里训练,远远发现许菲和大院的几个孩子也在看热闹。当时的女孩流行短发白衣黑裙的打扮,有点“五四”风范。如此单纯的黑白颜色就在伟东眼前摇来晃去,竟像是把他给罩住了一样,令他魂不守舍,将一个人水动作跳走了形,“啪”一声打出一声巨响。岸上顿时一片哗然,这哪是冠军风范!伟东肚皮上自是一片火烧火燎,但更让他感觉烧得厉害的还是脸蛋。于是他只管拼命划水,游完单程后,就低头钻进了更衣室。等再出来时,发现另外几个大院的孩子还在,但许菲却不见了。

若干年后,他曾问过许菲这事,当时看自己出丑是什么想法?许菲却只是含笑不语。

出丑后的伟东越发难眠,觉得自己无非就是个玩杂耍的,唉,会两下狗刨算什么?又进不了专业队,毕了业还不一样得下地干活?撑死也就混个矿上的临时工转正。更别提那什么长相,嗨哟,大男人家的,丢死人了!尽管村里的其他女孩每见到自己,都往往会羞红着脸,低头悄悄乱瞄,但这更让伟东受不了。他是既有点不敢高攀许菲这样的仙女,又颇怀有些隐隐约约的鸿鹄之志,耻于跟这些邻家女孩为伍。只是这鸿鹄究竟打算往哪飞,还一点谱都没有。

于是,他再看到许菲时,就开始心事重重。其实两人间平日的交往,比一般同学还是多一些,都是班干部嘛。但也就仅此而已,即便在双方神色里,再有点

说不清道不明的成分,那也只是以他的单相思为主,而她的不讨厌为辅罢了。总之他实在无法形成对许菲的平视姿态,这一切都源于,他每天是在睡在郊区的一处民房,而她则是睡在机关家属院。他家门前小巷的石板路,打扫得再干净也显得土气。而管理局大院的青色瓦房,在当时的小城却很能体现级别,包括那里的陈旧砖墙,被雨水冲刷得很粗糙的水泥路,粗矮歪斜的梧桐树,也都显得整洁、素雅和高贵,足以挑动孩子心中某些敏感的东西。

心事重重之余,总要找点平衡,以证明许菲并没啥了不起,不值得自己太上心。结果还真就找到了一些。譬如,这些大院里的男女孩之间,据说都挺开放的。另一个班的一个叫宁宁的女生,跟许菲家住一排房子的,据说就怀过孕,到外地做的流产。由此推断,跟这种女生成天混在一起的人,还能好得了吗?又据说,许菲也有过男朋友,有一次一个男孩甚至从她家跳窗户走的呢,干了些什么虽不清楚,但起码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这些无法证实的消息,乍听之下,似乎确使伟东心里好受了点,让他有资格轻蔑地想道,原来如此,那好,不管她了。

但伟东很快发现,没用,还是难眠依旧。而且心情更复杂了许多,复杂之处在于,一是怀疑那些不靠谱的消息有多少真实性,拼命要在想象中把许菲纠正回完美的形象;二是即便那都属实,也不可能让他心里能放得下她。有过男朋友怎么了?你喜欢一个影星的时候,会在意她结过婚吗?

折磨的深重之处更在于,他没有勇气去改变眼前的一切,只能远远观望着她,甚至对自己的人生都感到无能为力。

好在,恢复了高考。

4

“这些年想起来呀,要说让我最恨的事,就得算是高考。”伟东又做出这样的结论。

“你这纯粹就是拉不出屎怨茅房。”我这回知道他想说什么。

“你看啊,要是没有高考,我跟许菲基本就不会有可能。那么这前半生无论怎么过,恐怕都不会坏到哪去。”他自顾说个痛快,“再者,要是没有高考,我也不

会去学那些没用的东西,什么公式原理,哲学政经,这些跟做生意有什么关系!你看咱西山那一个个的土财主,我比他们谁差吗?不管论关系、头脑,还是人缘,谁能超过我?但现实结果却是,人家一个个全暴富起来了。而我呢?就因为顶个大学生的招牌,当然比你是坏得多,但比那些土匪强盗可就差远了。凡事狠不下心来,坑蒙拐骗全都不到家,结果就得成天跟些鸡毛蒜皮的憋气。来个他妈的台湾流氓,我还得给他解决打炮问题。所以你评评这理儿,就我这种人来说,上大学到底有什么好处!”

看他神神叨叨,总绕在这里面出不来,我只好说:“人都说命苦不能怨政府,到你这儿没别的好怨,倒怨上高考了。其实平心而论,现在的大学生是多了点,连工作都很难称心如意了,但你当年有什么好挑剔的?摸着良心仔细想想,大学哪点对不起你?”

他倒也懒懒一笑:“唉,咱不是倒霉嘛,总得找个替罪羊啊。”

在常人看来,体育成绩好的学生,学习便很难同样好,这才符合上帝的公平法则。但这一法则却没应验在当年的伟东身上,或者也可以说,早期的那点游泳成绩,根本还不是他实力的真实体现。在高中后期,他很快就完成了战略转向,如同在泳池中做出一个漂亮转身,居然在学习上也开始领先。这让许多人意外之余,甚至部分改变了对体育生的看法。

估计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伟东才正式让许菲眼前一亮。像一次瞬间的重新洗牌,这时的一个在班里学习成绩拔尖的学生,已绝对不可小视。

事态进程如同命运的安排。一天傍晚,伟东骑车去学校上晚自习,途中看到许菲正推着车子等在路边。当时伟东倒没多想,随意打个招呼,许菲却也就像是放弃了等谁,立即一骗腿儿上了车,随他向前骑去。这样子看上去,竟像早就约好了似的,让伟东不免有点紧张,怕让同学看见。于是一路都不知该说什么,连斜眼偷看一下都不敢。

这一看似浪漫的场景,很值得事后反思。若干年后,伟东曾一再心痒难耐,多次问过许菲:“哎,那回,你到底是在等谁呀?”

对此,若赶上许菲心情好的时候,便不予回答,让伟东继续保持对往事的神秘感。而多数时候则是报以呵斥:“当然不是等你,我等谁你管得着吗?你以为你是谁!”

总之,无论起因如何,此后这种共同往返的时刻便开始增多。尤其冬天,早

早的天就黑了，伟东草草吃过饭，便骑上自行车，离开家，抄小路，很快来到机关大院的一个小门旁，开始静静等待。片刻后，一个短发女孩会从里面准时出来，两人随后推着车子，并肩往学校走去。此时的自行车倒并不累赘，而更像一种道具，显得手里有事干。两小时后下了晚自习，同样情景还会重复一次。明明有光亮的大马路不走，偏要走黑灯瞎火的胡同，然后仍在那一小门处分手。轻声道别之后，伟东再飞身上车，“哗啦啦”蹬着回家。清凉的夜色中，璀璨的星光下，满心温情荡漾，整个人简直都想飞起来。

保密工作始终做得不错，一年下来，班里真就没人发现。甚至在伟东上大学后，一个中学同学还曾在酒后向他倾诉说：“伟东不瞒你说啊，当年在班里吧，我就喜欢过许菲。这事也就告诉你一个人啊。”

几年后再见面时，伟东说那天自己喝醉了，完全失去了记忆。同学说我也是。

拿今天的眼光看，当年的高考录取率实在很低，对大多数竞争者堪称残忍。而以许菲在班里的水平，加上她良好的自知之明，当然清楚自己上大学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但每次购买各种复习资料时，她却几乎样样不落。然后在当晚回家的路上，那些未经翻阅的宝贝便会落到伟东手里。这时她总会说：“你先看吧，挑出重点来告诉我。”

等伟东过几天要还她时，她又会说：“等你全看完了再说呗，我有不会的问你就不就完了吗？”

这种对他自尊的刻意呵护，让伟东在此后的好些年里再三回味。

两人很纯洁，虽然来回上学也算是压过多少次马路了，但干脆连手都没碰过。那年头的单纯说来吓人。

不过，毕业前许菲搬家了。老爸工作调动，带全家回了西北的另一个县城，那里是他老家，但没有矿藏。

临行前，许菲送了伟东一支钢笔。伟东想来想去，实在没什么创新，只好也送了她一支笔，真是笨死了。

“这就算完了吗？”

此后的无数个时刻，伟东只能转着手里的笔，神色若痴若傻。

我与伟东相识于一次集训。当时,我和他都在西山的物理竞赛中获了奖。说来害臊,我还得了第一,这种当年勇不提也罢。市教育局好面儿,希望考好后面的全省竞赛,便在寒假里把一帮优胜者组织到一起,来了把强化训练。大概由于名次的原因,伟东一直都比较注意我,我从此也就在他的引导下,开始了认识社会的漫漫里程。

很快便能看出来,他在集训队里明显与众不同,特色如下:

首先他见多识广,以往的游泳集训经验,使他对什么事都很明白,有资格对吃住条件说三道四,并随意招呼或挑剔服务人员,令我等毛孩子不免肃然起敬。实话说,此前我连饭馆都没进过。那年头不兴这个,而且母亲还总评价说,外面做出的饭菜都跟罐头差不多,无非大油大肉,还不卫生——也许当时的国营饭店差不多真那样。当然,我就更没敢想过让别人来为自己服务。但在伟东的示范下,很快便对这套剥削阶级的东西心领神会,招手也会喊声“服务员”了,这显然比学物理容易得多。而到最后一次会餐时,由于是不定量随便吃,便有些农村孩子偷偷将馒头往书包里塞,让我看得傻眼,伟东却很司空见惯地说:“最后一顿饭都这样。”

其次,他胆大妄为。作为社会大学的教官,他一步步引导我体验各式的坏人坏事。如在内部摸底考试时,他会让我给他传纸条。甚至有一次晚上正答着卷,突然停电了,他立即溜到我身边问起答案,但马上灯却又亮了,他随即便做出一种不慌不忙来回踱步的姿态,神色从容老练,慢慢回到自己座位。这在今天的学生身上,可能已不算什么,但当时的作弊文化远不如今天发达,因为没有高考时,考试还不需要作弊,所以在刚有高考的年代,这方面技能也没被摸索提炼出来。

比较惊人的一次作案经过是这样:晚饭后,他带我来到门外马路上,面带隐秘笑意,在我不解的注视下,他从腰里摸出一只“钻天猴”。点着之后,却是将那东西沿马路横着放了出去,顿时一条火舌呼啸飞出,冲向远处黑暗中驶来的许多自行车。这瞬间爆发的现场行为,让我几乎来不及想象其严重性质,随即便听到一片自行车接连摔倒的声音,以及女人的尖叫及叫骂声。“快跑啊!”他拉我一把,两人转眼已远离了肇事现场。

再有,他江湖气浓重,一望便知从小就做惯了孩子王。面对那些来自各校的老师,他几句话就能跟对方套得很近乎,令我望尘莫及。今天看来,我当时根本还没意识到,这种能力的缺失会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在课间,他的鬼点子更多,想挤对谁,大家便会共同冲着某个人乐,而那个可怜的家伙还只能莫名其妙。不过,尽管我在队里的年龄最小,但他却从没作弄过我,而是始终将我当做拉拢腐蚀的对象,大概冠军给人的第一印象还是挺重要。此后我的许多雕虫小技也让他一直很当回事,这构成了我俩多年来始终狼狈为奸的心理基础。直到今天,尽管我对做生意仍是白痴一个,而他的人文知识也很匮乏,但俩人一见面,还是有无穷的作案故事亟待倾诉。

集训的地方离他家比较近,有次晚饭后,他带我回了趟家。走过一条条曲折巷道后,我看到了一个半城半乡风格的院落。墙角摆满一盆盆繁茂花草,院内走动鸡羊等家畜。他父亲冲我笑呵呵的,像个朴实的园丁。这让我有点不好想象,伟东身上那些机巧灵活的东西从何而来。

在他房间里,四处扔满了无线电焊接工具、镑刨斧锯、哑铃拉力器等乱糟糟的玩意儿,床上的被子当然不叠。一张书桌的上方,有一盏从屋顶长长吊下的白炽灯,又在灯泡上罩了一大圈报纸,尽管简陋却很实用。

然后他讲了自己的许多童年往事,既有河边挑水、田间送粪,也有体校训练、四处比赛,给我印象好像是将若干个孩子的故事集中到了一起。

忽然他话头一转,我还没怎么意识到,他的情绪如何发生的变化,其讲述却已走上了温情路线。开头的一些铺垫我没记住,只记得他拿出一支钢笔,爱惜地在手指间转动着,万般深情地说:“这是一个女同学不久前送给我的。”

我张嘴看着他,无限讶异。他的世界跟我是多么不同。

但他没再继续往下说,我暂时也没有更多的好奇,就这些已经够我消化一阵子了。

从他家出来,再次穿行在那些横七竖八的胡同里,我依旧分不清方向。忽然走过一个女孩冲他一笑,伟东马上叫住她,指着我说:“认识吧,全市物理竞赛冠军罗山,刚十五岁,还没你大呢。”

那女孩完全笑出了声,然后一扭身消失了。我当时的脸肯定成了猴屁股,哪见过这个!他却在大笑,进而又凑近了低声道:“这女孩怎么样?要不给你介绍介绍?”

我哭丧着脸说：“你杀了我吧。”

他开心得要命。

我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他的这种恶毒吹捧将伴随我一生。

后来，我在全省物理竞赛中又得了个奖，并就此得以免试进入北山大学，理论物理专业。伟东虽未得奖，但回头参加高考后，也进了北山地质学院，勘探专业。

6

刚上大学的头一个星期天，伟东就跑来找我。两个初到省城的傻小子，欢天喜地乱逛一通后，他领我进了一家饭馆，让我尝了一种此前从未听闻的东西。那东西俗称“马尿”，学名叫“啤酒”。

他叫了一瓶，先倒满一只大碗，又将另一只碗倒满了一半。满的归他，半满的归我。结果我只喝了两口，剩下的又都归了他。初次体会到的马尿味，确实名不虚传。

此后我俩最多隔几周就要见一面，每周一见也很经常。见面后的内容，不外乎喝酒加吹牛。在喝酒方面我进步神速，到大学毕业时，已能与各自喝下七碗散啤，外加分掉一瓶白干。而在校园生活方面，他的境况不出所料，以其少年于洋的形象，加上外向性格和丰富技能，到哪里都不愁吸引一批女孩。据说他一入校，就在全校的游泳比赛中拿了个蝶泳冠军。我立即可以想见，他在水池中那扇形起落的后背、均匀打水的双脚，以及身旁对称散开的水花，该引来多少娇声尖叫。

据他说，单是他同年级的女生，对他有意思的就有好几个。尤其一个叫吕波的，干脆每周就拿两张电影票到他面前，不管周围有无别同学。而只要他一找借口瞎作解释，吕波便当场将票撕碎，扭头走人，撇下他好像干了什么亏心事，低头只敢看脚面。这种不怕丢人不嫌害臊的倒追方式，让伟东一到周末便心惊肉跳，好多次干脆早早就溜到我这里，愁眉苦脸半天。但总不能一直不回去呀，而我下次听到的结果便往往是，一进校门又被吕波给逮了个正着。

我挺纳闷，很想看这个吕波一眼，究竟何方鬼怪，竟有如此凶猛的魄力，却又令伟东唯恐避之不及。但伟东描述说：“她吧，一是并不难看，所以不存在我嫌